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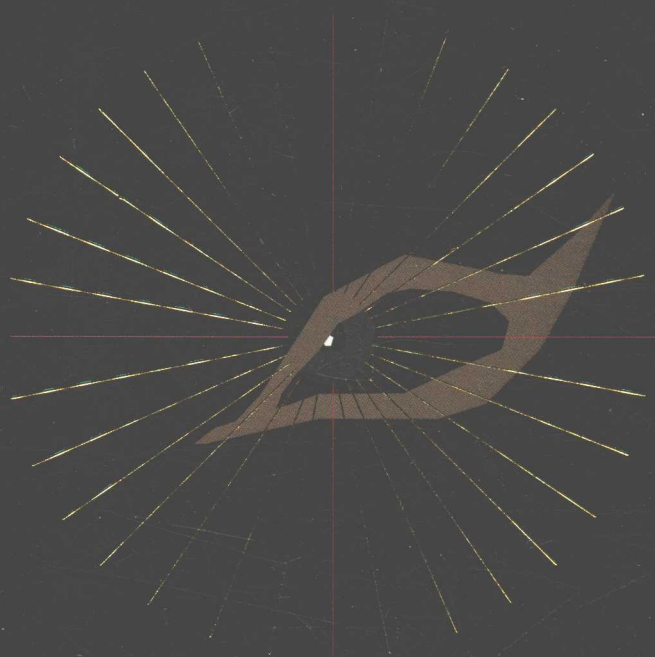
暗夜中的 眼睛

杨红林 | 编著

一名

日本间谍的

摄影情报档案



1924

1938

日本间谍的“影像的占领”

既是侵略者无意间
对自身罪行的写照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
百年辛酸史上
难以愈合的创伤！

暗夜中 的眼睛

一名日本间谍的
摄影情报档案

1924—1938

杨红林

编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暗夜中的眼睛

ANYE ZHONG DE YAN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夜中的眼睛：一名日本间谍的摄影情报档案：
1924—1938 / 杨红林编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598-1673-3

I. ①暗… II. ①杨… III. ①间谍—情报活动—
史料—日本—1924-1938 IV. ①D7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606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61号 邮政编码：524002)

开本：720 mm × 1 010 mm 1/16

印张：22.5 字数：297千字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册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影像的占领（代序）

1928年1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名为《日本论》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的作者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该书的第一章，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同胞明确指出了“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他开宗明义地感慨道：

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黄遵宪，清末著名诗人、外交家——笔者注）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刊行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我自己对于日本，也没有做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没有较为成器的著作。……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

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令人唏嘘的是，距离戴季陶著述《日本论》整整 90 年后，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间互相打量时的态度，居然惊人地没有丝毫变化：日本不遗余力地刺探有关中国的情报，而中国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格言，可惜的是后人却漠然置之，反倒被虎视眈眈的外人奉为圭臬。或许，这也正是近代以来我们在同对方的较量中屡屡失败的原因之一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所讲述的主角以及他们所拍摄的数以千计的照片或许会再度刺痛我们的神经。

众所周知，所谓间谍，既可专指被情报机构秘密派遣到敌对方从事以窃密为主的各种非法谍报活动的特工人员，又可泛指在敌对方采取各种手段搜集情报或进行侦查活动的人员。提起日本近代侵华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间谍，人们通常首先会联想到宗方小太郎、荒尾精、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川岛芳子、南云造子等名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长达 100 多年的侵华过程中，除了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专业间谍外，日本还拥有一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这些人员打着民间机构的旗号，以商人、学者、旅行者乃至妓女等身份为掩护，充当为本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志愿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支持。而本书的主角，正是这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中的一员。

2009 年，当笔者面对着 40 余本名为《亚细亚大观》《亚东印画辑》《满蒙印画辑》的老相册时，立即被里面 3000 多张老照片所呈现的那个时代和那个世界给震惊了。而透过那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我们仿佛又看到那些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们如幽灵般常年潜行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他们如观光客般将照相机对准山川、河流，对准铁路、港口，对准森林、矿山……一切都似乎在不经意间完成。或许，

当年这些“观光客”的身边也曾有好奇的围观者，只是神情麻木的国人哪里会知道，自己正如标本一样进入别人的实验室！

毋庸置疑，尽管这些照片的摄影者只能算是为政府效忠的“业余”间谍，但仅就职业素养而言，他们绝对是合格的。关于这一点，《亚细亚大观》的发行者在1926年8月曾公开标榜道：

我亚细亚大观社不揣冒昧，为迎合时代之要求，做出一己之贡献起见，创立本社，已有三年。为方便世上有识之士获得相关的知识，我社对中国内地的风俗状况进行了诸般介绍。一直以来，我社唯其所志，担当本分，奋斗不已，勇往直前。这期间，读者诸君对我社给予了诸多的谅解，并对我社寄予了极高的期待。与此同时，也对我社的工作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和好评。社运蒸蒸日上，日日兴隆。社员们对诸位的支持和肯定感动不已。如今，又有一大喜事让我社铭记在心，感激不已，并引以为豪，时时激励着我们继续奋发向上。我谨在此向与我怀有同感的读者诸君，敬告此事。这一光荣和喜悦，应该永远得到铭记。

我社在本年六月谨将编纂的照片集呈上九重云深的禁中。蒙陛下与摄政官殿下的睿览，实在是荣幸之至。不仅如此，还蒙宫内省下旨，嗣后每集都需编纂两部，呈献宫中。对于我社来说，这是何等的光荣之事啊。此无上之名誉，未曾想望之殊荣，诚令我社不胜惶恐。这等恩宠，我社必将永远铭刻在心，以期报效。

如读者诸君所明鉴，我社的照片，一向秉承我社的宗旨，本着诚意和责任进行拍摄，制作和发表。为此，我社的社员们忍耐诸般艰难困苦，不惜远涉艰险远僻之地，度乌烟瘴气之境，冒兵火劫乱之险。实地探访踏足各个地区，不欺人，不自欺。只求为读者诸君奉上精益求精的作品，此外再无旁骛。既往已蒙读者诸君的支持和鼓励，便已不再奢求其他。而今又蒙此一无上恩典，我社便只能兢

兢业业，奋发向上。誓不负陛下及读者诸君众望。当本刊发行此期纪念号之际，特此记录所想所感，聊以自勉。

回顾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在收集对手情报方面，日本无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民族。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迪肯在其名作《间谍秘史：日本间谍惊人成功的奥秘》中指出的，日本民族对于情报的概念，比别的民族和国家都要更广泛，更有想象力，他们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获取情报的欲望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更为强烈，并认为为国家收集情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和无限忠诚的表现。

我们不难发现，自近代以来，日本的在华谍报活动一直非常活跃。自从确立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之后，日本为了掌握中国的地形、气候、物产、军备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资料，在不断派遣各类专业间谍的同时，还积极发动国民自觉扮演“业余”间谍的角色为国家服务。从1872年正式向中国派出间谍池上四郎潜赴东北搜集情报起，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成千上万的各类日本间谍在中国的土地上如幽灵般活跃，将无数的情报汇聚到一起，成为日本军事侵略得逞的一大法宝。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战争，几乎每一个历史节点都能看到日本间谍活跃的身影。从外交官到职业军人，从关东军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从汉口乐善堂到东亚同文书院，几乎每一个间谍组织都曾对日本的对外侵略产生过影响。而更可怕的是，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还有无数的日本人以平民身份积极为政府在中国刺探情报。这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尽管成分复杂，有作家、学者、记者、教师、摄影师、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流浪武士、僧侣乃至妓女，但其刺探情报的自觉性和热情却丝毫没有区别。例如著名的汉口乐善堂创立者荒尾精，1886年来华时就是平民身份。在随后几十年间，

这位表面上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的商店老板，竟不动声色地编织了一张几乎覆盖中国全境的间谍网。而他在上海创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打着商业调查的旗号分赴中国各地广泛搜集情报，其历时3年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一书，共二千三百余页，内容包括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每一项的记述都具体而翔实，从而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侵略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情报。正因如此，当1927年9月荒尾精身染鼠疫而死后，日本国内顿时发出一片哀叹之声，黑龙会的首脑头山满甚至将其誉为“每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

与荒尾精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相比，另一家打着学术研究机构旗号的日本民间间谍组织——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搜集情报的行动更加疯狂。从1901到1945年长达四十余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先后组织五千余名学员参与对中国的“大旅行”，线路多达700条，所涉足的地区几乎囊括了除西藏以外中国所有省区。为了搜集情报，他们不避艰险，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几乎是靠徒步完成实地考察。正如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后来曾标榜的：“举凡山川、城邑、人情、风俗，乃至物资丰凶，交通便隘等，纤细而无大漏之地，则北逾黄河，西度阴山，南攀秦蜀峨眉之峰，踏访滇粤苗瑶之野，栉风沐雨，勇往直前，足迹遍及各省。其报告书稿积达二十万页之多。”而东亚同文书院后来编纂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规模庞大，资料丰富，堪称由外国人完成的史无前例的中国志书。

作为本书的主角，《亚细亚大观》等期刊上海量照片的拍摄者岛崎役治等人，无疑也属于形形色色的日本“业余”间谍之列。如果仅仅作为摄影师而言，他们拍摄的照片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艺术性，有些甚至明显是仓促之下的抢拍。而就照片的内容而言，除了一些名胜古迹还算符合旅游者的身份之外，那些森林、矿山、铁路、港口、街道、城墙……实在无法掩盖他们的真实任务。而每张照片的文字

说明，更是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侵略野心。

可以想见，当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时，这些图文并茂的情报大全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再到全面抗战，当侵略者一路长驱直入，而中国军队却难以抵挡时，除了军力、国力等方面的原因，情报的落后显然也是一大决定性因素。

遗憾的是，当年尽管也有部分国人对于日本的意图有所警惕，但总的看来，对于以民间身份来华搜集情报的日本人，中国的政府官员基本上是不予干涉甚至热情提供便利的。据笔者对民国政府公报的粗略统计，仅在1925、1926两年，外交部及各省政府就先后二十余次向下级机构发出要求保护日本人在所属区域游历考察的训令！只是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战争阴云的紧逼下，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通过《亚细亚大观》刊登的照片内容也可以明显看出，关于中国内地省份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在1931年前拍摄的，而在此之后，岛崎役治等人的活动范围几乎就限于伪满洲国范围内了。

时空穿梭，我们也必须看到，当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尽，和平的天空有时却依然会笼罩着阴云，因此依然需要时刻警惕。一项美国人的调查就发现：“日本官方每年根据各种需要派出专门从事情报收集的间谍约有近万人次，各大企业、公司和9大商社派驻海外的1000个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收集经济与技术情报。”

行文至此，使人不禁联想起一则流传已久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发现大庆油田的消息传出后，一些西方国家纷纷准备投标为中国提供采油设备，但却因信息闭塞而无从下手。1966年7月，日本三菱重工财团的情报分析人员无意中看到日文版《中国画报》封面上的一张照片：“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手握钻机刹把，眺望远方，在他背景远处错落地矗立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而3个月后，《人民中国》又刊登了对王

进喜事迹的介绍。通过对照片及事迹介绍进行全面分析，日本人最终判断出了大庆油田的具体位置、生产规模，从而迅速设计出适合中方需求的采油设备，并最终一举中标。

我们姑且不论这则“段子”的真实性如何，但它或许能给国人特别的启示。实际上，时至今日，仍不时传出日本间谍在华活动的消息。就在2015年国庆节前夕，中国外交部证实：有日本间谍因在辽宁和浙江从事窃取情报活动而被逮捕，有关情况中方已向日方进行了通报。尽管当时日本方面公开否认政府派遣间谍，但联系到过往的历史，我们丝毫没有理由轻松面对此类事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其实应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9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呼吁的或许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实实地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好研究的功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何况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等。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上说，也有从各方面做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决不可淡然置之的。

杨红林

2017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绪论：近代日本间谍在华摄影活动 /001

第一章 城镇扫描 /019

一、“满蒙生命线” /020

二、向华北渗透 /038

三、江南风物 /058

四、覬觐西南 /073

第二章 地理交通 /081

一、山川概貌 /082

二、盗测中国 /096

三、铁路命脉 /118

第三章 军政情报 /127

一、所谓“排日” /128

二、中国军情 /148

三、暗访东北义勇军 /160

第四章 资源物产 /171

一、经济调查 /172

二、矿产 /185

三、富饶的土地 /196

第五章 民情大观 /213

一、扭曲的中国观 /214

二、蒙地风情 /234

三、异域猎奇 /248

第六章 消失的风景 /265

一、风景名胜 /266

二、古迹历史调查 /286

第七章 罪行的供状 /313

一、侵略“战迹” /319

二、战死者纪念建筑 /324

三、殖民“业绩” /334

参考文献 /341

后记 /345

绪论：近代日本间谍在华摄影活动

英国著名学者理查德·迪肯在《间谍秘史：日本间谍惊人成功的奥秘》一书中曾写道：“在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观念相反，他们一向把间谍活动视为一种光明正大和爱国的行为。在日本的许多参考书中，对他们的许多大人物曾参与过间谍活动这一事实，并不隐瞒。”^①自近代以来，为了更好地为其对外侵略服务，日本曾向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派出大量间谍，通过各种手段窃取情报。而在这一过程中，摄影便是他们所使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就以外交官、商人、学者、医生、旅行家、侨民、妓女等身份为掩护，深入清朝宫廷官府、穷乡僻壤，探悉了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的内幕。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官方又专门派出114名随军记者及4名摄影师前往战场实地拍摄。^②而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小川一真、龟井兹明等人，当时还曾以个人身份与日军“陆地测量部”的官方摄影师一起工作。到日俄战争前后，为深入

① [英]理查德·迪肯：《间谍秘史：日本间谍惊人成功的奥秘》，王殿忠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页。

② 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98页。

了解中国东北的情形，日本又设立了专门的拍摄机构，而这些机构都直接从政府或有政府、军界背景的商业机构那里获得财力支持。^①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速，大批日本间谍打着旅行考察的幌子潜入中国各地进行调查，收集地理、军事、经济、人文等方面的资料，而一些摄影师所拍摄的照片则为其主子提供了更形象真实的情报，这类行动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结束。

一、背景神秘的日本摄影师

2009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了 3000 余幅日本间谍在中国各省拍摄的原版照片，时间跨度为 1924 至 1942 年。这些照片绝大多数尺寸为 10 厘米 × 15 厘米，贴在 21 厘米 × 30 厘米的黑色相册纸上，每张照片的旁边都贴着一张印有日文说明的标签，注明拍摄地点及情况简介。这些照片当年是作为出版物而向社会公开发行的，相册的名称有《亚细亚大观》《满蒙大观》《满蒙印画辑》《亚东印画辑》等，其中保存最完整、文献信息最齐全的是《亚细亚大观》。《亚细亚大观》通常根据主题按月发行，每回（期）含 10 张照片及相关的背景文章。

据笔者考证，这批照片的主要摄影者包括岛崎役治、樱井一郎等人。1937 年在大连的日本殖民当局编纂的档案资料《满洲绅士录》^②表明，岛崎役治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社长。此人出

① 许光明：《日本人在我东北的早期摄影活动对档案摄影的启示》，《中国档案报》，2010 年 2 月 18 日，第 4 版。

② 《满洲绅士录》，中西利八编，“满蒙”资料协会发行。1937 年第 1 版，1938 年第 2 版，1940 年第 3 版，1943 年第 4 版。介绍人物现任职务、籍贯、学历、家庭及住所，多附照片。共收入一万七千余人，对象为关东局官吏，在中国东北地区任高等官以上的日本官吏，在伪满洲国任荐官以上的日本、中国官吏，在资本金 500 万元以上的股份公司任课长、主任以上级别者，资本金为 50 万元以上、500 万元以下的股份公司的董事、经理及主要课长、支店长，民间代表人物，东北地区以外的中国及“蒙疆”主要人士。

生于1893年10月，本籍高知县香美郡大楠植村，毕业于东方摄影学校，个人兴趣有摄影、读书、地理、历史、旅行，住所为大连市山县通193号。他1918年来到中国东北谋生，先在丰年制油会社工作了3年，1921年辞职后曾在黄渤海裕民渔业会社担任监察，1924年5月成立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并创办摄影月刊《亚细亚大观》，同时出售“满蒙”（日本所谓的“满蒙”指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等地的风景、风俗、产业、交通、矿业及其他学术资料照片。该刊物除在东京设有支社外，在北海道、札幌、京都、大阪、北京、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哈尔滨、上海、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都设有代理店，影响很大。^①另据日本学者研究，岛崎役治当初是与合伙人共同经营《亚细亚大观》的，1932年11月后改为个人独自经营，属于当时东北日本侨民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②由于刊物本身具有较强的阅读性和利用价值，因此《亚细亚大观》的发行一直持续到1942年。与此同时，岛崎役治所拍摄的照片还经常被《满蒙大观》《满蒙印画辑》《亚东印画辑》等同类刊物采用。尤其是《亚东印画辑》，其性质和内容几乎与《亚细亚大观》完全相同，只是不像后者那样每期除照片外还刊登相关背景文章。

资料显示，《亚东印画辑》创刊于1924年9月，几乎与《亚细亚大观》同时，发行方为亚东印画协会，地址在大连市淡路町三番地，初期的人员构成如下：

维持团理事：田村羊三等6人

支配人：濑称田和

监修：渊上白阳

编辑主任：天津光市

① “满蒙”资料协会编《满洲绅士录》（昭和十二年版），“满蒙”资料协会东京支社，1937年，第857页。

② [日]柳沢游：《1940年代初大连日本人个人经营者经历》，《经济学研究》（日本九州大学），第70卷，第4、5合并号，2004年4月30日。

摄影主任：佐藤傅藏

庶务主任：东野辰雄

外交主任：稻叶弥吉

摄影师：铃木秀一、樱井一郎、佐内繁雄、笠原之直等人

1929年樱井一郎去世后，亚东印画协会还特地刊发了纪念文章，对他的“职业”精神表示敬意：

本协会所开展的事业，由会长樱井一郎坚毅的性格所铸就。这股热情正注视着中国大地，如太阳一般熊熊燃烧。他所拍摄的数千张照片如今正焕发着生命般的光芒，为我们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魅力。然而樱井先生的讣告，最终为协会的未来投下了悲伤的阴影。但是，樱井先生身后仍然遗有庞大的事业供我们继续努力和开拓。国内外数以千计的会员诸君都热切盼望着我们的续刊，并为我们呐喊声援。因此，根据我们亚东印画常务委员会的共同决议，我们现决定聘用日本光画艺术界的权威人士渊上白阳先生为我们的印画监修。在印画协会常务委员会各位成员的指导和渊上先生的技术支持下，我们协会定能再创新高。我辈同仁，定将在樱井先生的遗业之基础上，做出更大的飞跃和进步。与此同时，也希望诸君能给予我们珍贵的支持。

巧合的是，与《亚细亚大观》一样，《亚东印画辑》也一直发行到了1942年。除了发行以照片为主要内容的《亚东印画辑》外，亚东印画协会还发行一份名为《亚东》的小刊物，每月15日发行，32开本，主要以当月出版的照片为主题，刊登一些研究性文章以及照片的背景资料，介绍东亚各地的民俗风情。

在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创立初期，其对外广告声称，除发行《亚细亚大观》月刊外，还发行《日露实战印画》月刊、《支那看板写真集》以及各类不定期特辑（含民俗、考古学、建筑、美术等类）。^①

① 《亚细亚大观》，1924年第1回。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亚细亚大观》只不过是一份刊登照片为主的消遣类刊物，但却与日本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1932年之前，这份刊物每期的封面上居然印有“赐天览”的字样，并以大号字体标明“天皇陛下睿览、摄政宫殿下睿览”或“天皇陛下皇后陛下睿览、闲院宫御用”等。或许是为了突出刊物的权威性，在发行页上还罗列了众多名誉赞助员及评议员的名字，其中包括：国学院大学教授鸟居龙藏、陆军大将大庭二郎、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侯爵中御门经恭、“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侯爵松平康庄、前朝鲜总督斋藤实、前文部大臣水野鍊太郎、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白鸟库吉等。这些人要么是日本当时的军政首脑，要么是学术权威，其中的田中义一、山本条太郎、白川义则等人更是鼓吹侵华的急先锋。

透过其摄影活动和拍摄内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和刊物经营者，岛崎役治其实还扮演着日本间谍的角色，长期打着旅行考察的幌子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直接为日本政府的渗透与侵略服务。根据笔者的梳理，仅在1925—1931年间，岛崎役治就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其行迹大致如下：

1925年：黑龙江、呼伦贝尔、山西等地；

1926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

1927年：北京、河北、河南等地；

1928年：吉林、上海、湖北、四川等地；

1929年：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江苏、广东、辽宁、吉林等地；

1930年：山东、湖南、江西等地；

1931年：云南、福建等地。

据民国外交档案显示，早在1925年7月8日，外交部奉天交涉署就曾向有关各县知事下达训令，内称：“案准驻奉日总领事馆函送日人岛崎役治赴东三省一带地方游历护照，请查照加印送还等因，除将原照加印送还暨分行外，合行刊登公报，通令各该县仰即遵照，俟该游历人到境验明护照妥为保护，并将入出境日期报查，此令。”